

禮記纂言

二十八

郊特牲第二十二

此篇記郊社大蜡及宗廟祭禮之義舊本郊特牲而杜稷大牢一句在篇首故摘篇首三字名篇今更定其章此句雖不在篇首而名篇則仍其舊

天子適四方先柴

應氏曰四方惟天子所適者普天之下莫非王上也鄭氏曰所到必先有事於上帝孔氏曰巡守至方嶽先燔柴以告天尊天也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

郊特牲卷二十三

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騂息營切

方氏曰郊之祭在建子之月陽生於子陽生則日浸長而夜短故曰迎長日之至至猶來也與月令仲夏日長至異故言迎祭天必迎長日之至當是時陽始事天以始事爲功也迎長日之至故以日爲主兆則爲之分域如龜兆之可列也既曰兆於南郊又曰掃地而祭者蓋築壇謂之兆若兆五帝於四郊是矣掃地亦謂之兆若此所言是矣此主祭天而器之所象乃並言地者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象地之性亦所以歸功於天也牲用騂即牧人所謂陽祀騂牲大宗伯以蒼璧禮天牲幣各

放其器之色則祀天之性用蒼乃與牧人異者蓋亦爲陽之盛色而蒼與青其類也黑爲陰之盛色而黃與白其類也祀天之牲不必蒼亦從其類而已故言放而牧人言凡陽祀以該之以是知其止用駢也陸氏曰郊祭迎長日之至周官所謂凡樂冬日至於圜丘奏之則天神可得而禮禮務質畧是之謂大報若社教民美報不美不足爲報也少之爲貴多之爲美天造而始之地作而終之故天言報在前地言報在後天無所不在以我祭於郊故謂之郊於國則以饗於野則以䟽祭之郊節矣馬氏曰郊必於冬至之日所以迎長日之將至言其迎之有漸也說者謂建卯晝夜分而日長非矣葉氏曰以郊爲迎長日之至下言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禮鄭氏以建卯爲日至甚矣其誣也冬至之日祭天於圜丘此周之正禮不可易者也孟春建寅之郊蓋祈穀之祭爾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乃不郊書於春秋者甚明則魯郊殆周祈穀之郊而已故左氏謂啓蟄而郊明堂位孟春祀帝正建寅之月鄭誤以爲建子鄭氏曰大報天大猶徧也天之神日爲尊孔氏曰徧報天之諸神唯日爲尊故以日爲諸神之主如君燕羣臣使膳宰

為主人也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故云掃地而祭陶謂瓦器酒尊及豆簋之屬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王氏曰建寅之月又析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為始也祭天或云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恒在辛似用冬至之月方氏曰周之郊非一冬至之郊為歲之始郊澄曰周人始者郊祀之禮其日但以冬至不卜日也後乃卜用辛日周之始不如此也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撝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

鄭氏曰受命謂告之退而卜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撝勅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眾而撝之是也王自澤宮而還以撝命重相申勅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大廟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孔氏曰郊事既尊不敢專輒故先告祖後乃卜亦如受命也作灼也禰宮禰廟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行之也考亦禰也尊祖故受

命命宜由尊者出親禰故作龜是事事宜就親近者也
以躬擇士因呼為澤宮至澤宮射以擇助祭之人是舉
賢而置之也又使有司撻勅舊章齊戒之禮上又親聽
受命之聚衆而撻之也告祖作禰是受教義立澤聽撻
是受諫義王自澤宮而還至欲致齊之時有司獻王所
以命百官之事王乃于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內戒
百姓百官䟽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大
廟而重戒之方氏曰卜郊蓋指用辛之郊爾以其有上
辛中辛下辛故周郊以日至而大宰於祀大神示言卜
日者崔氏謂卜日以至為主不吉乃用它日以一人之

尊亦親聽撻命則以嚴上故也聚衆而撻非為王也特
助祭者爾而王亦親聽之故有受教諫之義百官撻之
以官者羣臣也百姓賜之以姓者諸侯也諸侯親而尊
故於大廟戒之百官䟽而卑故於庫門戒之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

服泥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泥芳劔切
埽素報切

鄭氏曰報猶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
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棗省鑊告時于王
告備于土也反道刻令新土在上田燭田首為燭皆謂
郊道之民為之也弗命而民聽上化王嚴上也孔氏曰

郊日之朝天子早起服視朝皮弁之服以聽之小宗伯告日時早晚及牲事備具教人尊嚴其君上也未郊故未服大裘也郊祭之旦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干王之吉祭汜埽廣埽也六鄉之民廣掃新道於田首設燭照路凡此並非王命民化王嚴上故也然周禮蜡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而此云不命者作記之人盛美民聽上之義未必實然也馬氏曰報其時之早晚與牲之備否事之小者而皮弁以聽之所以尊天而不敢慢也不惟不敢慢於天亦示其民之所以知嚴也以天子之尊而其嚴如此則民莫不從而儆之故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也周氏曰祭報祭之日宗伯報王以行禮也以眡朝之服而聽宗伯之報所以示民嚴上也弗命而民聽上蓋民之奉君猶君之奉天果君能奉天則民自化矣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陳氏曰周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司服祀吳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禮記曰郊之祭王被衮以象

天然則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袞龍袞所以襲大
裘也方氏曰天以龍爲用而袞以龍爲首故被袞以象
天經言天子龍袞是也璪者聚采以貫玉而有華藻故
謂之璪字通於藻左氏傳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
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彼有象而我象之之謂象故於
龍言象彼有則而我則之之謂則故於數言則以畫龍
而文成焉故曰章以日月而設飾焉故曰設然巾車之
職則王玉路以祀而乘素車司常之職則日月爲常交
龍爲旂是設日月者無龍章設龍章者無日月而此言
龍章而設日月乃與周禮不同者容泛記前代之禮爾

龍也日月也數也質也皆天所示之象也而聖人觀之
以爲儀物之則故曰天垂象聖人則之以天道遠而難
知神而莫測故郊之儀物必觀象而作焉則所以明之
也故曰郊所以明天道也陸氏曰古者郊祀之禮內服
大裘其上加袞以被之故大裘言服而袞言被然周禮
祭天王乘玉路建大常特牲祭天王乘素車建大旂則
祭天之禮有兩旂兩車也蓋乘玉路建大常者即道之
車也祭之日馭之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即事之車
也祭之時馭之以赴壇何以知其如此也曰巾車王之
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則凡土

之祭祀無所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乘之祭之玉
路以祭之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敬非禮意故知乘素
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路者乘之以適郊固有兩車也
雖然車旂之有兩非特祭天也四時之田王乘戎路建
大常而巾車之職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則田
之車旂亦以兩蓋乘大路建大麾者即道之車也與王
乘玉路建大常同意乘戎路建大常者即事之車也與
王乘素車建大旂同意故巾車曰掌公車之政令與其
用辨旗物而等序之以治其出入治其出入者以明兩
車有事焉乘之以出入非即事之車也大馭曰掌玉路

以祀及犯較王自左馭蓋犯較者王出國門之祭也王
出國門乘玉路則所謂乘玉路建大常以即郊明矣郊
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龍旂
而設日月之章璪十有二旒以象天也乘素車在於被
衮之後則所謂乘素車建大旂以即壇明矣凡此者皆
周制也蓋祭之日夜向晨王皮弁以聽祭報而小宗伯
告時于王則王易皮弁服衮冕乘玉路建大常以適郊
既至下玉路息大次又衮冕以聽祭報而小宗伯告備
于王則王脫衮着大裘以衮被之易玉路乘素車建大
旂以即壇既至下素車捧帛升柴置于牲上以焚之致

天神祭法所謂燔柴於大壇此先後之序也或曰司常
掌辨九旗之名物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旂有升降之龍
而已蓋無三辰而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何也曰此
大旂也非諸侯之所常建故其上又有日月星辰之章
以祀天神非特有升降之龍也明堂位曰旂十有一旒
日月之章覲禮曰王建大旂以象日月星辰升龍降龍
拜日於東門之外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然則龍
旂而設日月其來固久矣秦溪楊氏曰詳玩司服經文
則知有虞作服十二章周亦十二章昭然甚明公之服
自衮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鷩冕七章衮冕九
章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享先王則衮冕
衮冕者繪衮龍於服而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鷩冕者
繪華蟲於服而冕也蓋服有六而冕則一先鄭謂六服
同冕是也祀昊天上帝之服備十二章則繪三辰於服
而冕可知也今不曰三辰而冕而曰大裘而冕果何歟
蓋享先王先公之禮備乎文則以衮鷩之文名之祀昊
天上帝之服尚乎質則以大裘之質名之與牲用犢席
用藁秸器用陶匏之意同所以尊天也祀昊天上帝之
服雖不言三辰然服備十二章則三辰不待言而可見
矣鄭氏乃謂有虞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

旗冕服惟有九章然公自衮冕而下王又自衮冕而下君臣同冕略無區別必無是理賈公彥云鄭氏九章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則疏家已知其非而不信之矣後世始有悟其上下之無等尊卑之失次者魏文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制疑於至尊遂制天子服繡衣公卿織文矣唐長孫無忌以帝祭日月服元冕旒三章而三公亞獻服衮孤卿服毳鷩貴賤無分而天子遂止於服衮它冕盡廢者矣先王制禮必本於天理人情之公自上占至于周天子仰則天數路十二就常十二旂馬十二闕圭尺二寸縹十二就而冕服之章莫不皆然鄭氏

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旗而冕止九章不知龍登於旗山登於俎黼登於衮九章亦可損乎前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陽說義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說猶用周制也自鄭氏以意解九章之說於是乎始故行之後世卒有不厭於人心并與古制而去之者可勝嘆哉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滌音迪另被列切

鄭氏曰養牲必養二滌牢中所搜除處唯具遭時又選可用也孔氏曰郊天以后稷爲配故養牲養二以擬祭

也凡帝牲稷牲初時皆卜取其牲繫於牢芻之三月若
臨時有故乃變之也為猶用也若帝牛不吉或死傷則
用稷牛為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天神既尊故帝
牛必須在滌三月帝牛不言取稷牛亦已在滌三月人
鬼稍卑稷牛臨時別取唯具而已是分別天神與人鬼
不同也鄭注搜除謂搜掃清除周禮養馬謂之瘦人遭
時謂帝牲遭災之時方氏曰帝為天神稷為人鬼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
本反始也

鄭氏曰言俱本可以配孔氏曰報本者天為物本祖為
王本祭天以祖配之所以報謝其本反始者反其初始
謝其息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

右記郊祭天神之義凡二節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
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
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墉使陰明也

鄉夫辭
大音泰

鄭氏曰牆謂之墉北墉社內北牆也國中之神莫貴於
社故日用甲也大社王為羣姓所立屋之北墉絕其陽
通其陰而已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孔氏曰土謂五土

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土是陰氣之主故云主陰氣陰宜在北故祭時以社在南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北牆下南鄉祭之對陰之義也社是國中之貴神甲是旬日之初始故用之也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爲屋以受風雨霜露是天地氣通達喪國社者謂周立殷社以爲戒無生義故屋隔之令不受天之陽也薄社即殷喪國社既屋之塞其三面唯開北牖示絕陽而通陰陰明則物死也大社謂羣姓所立者在雉門外庫門內之西其亡國之社在東按穀梁傳云以爲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故左傳云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大夫以下與民族百家以上共立一社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里社大夫以下所置社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夏松殷柏周栗是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有稷亡國之社亦有稷社之祭一歲有三中春命民社一也詩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大割祠于公社三也社之主蓋用石椽條牒論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嚮營並壇共門或曰在社壇北其用玉無文今禮用兩圭有卣陳氏曰社祭五土之示稷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

首種先成而長五穀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
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也土
社侯社國中之土示而已無與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
社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
之西或建於藉田然國語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
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詩春藉田而祈
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
於義或然西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
帝稷類皆二社一稷議者或欲合二社爲一或欲異二
社之所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亦二社同設於國中未聞
藉田有之也蓋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
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禮王之社則土
五色而冒以黃諸侯之國社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
苴以茅先王之祭社稷春祈秋報孟冬大割祠此祭之
常者也凡天地大裁之類祭大故天裁之獮祀君行有
宜宮成有衅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它則
唯吉而已祭之牲以大牢其遇天裁則用幣而已考之
於禮王之祭也南面其服也希冕其牲用黝其祭血祭
其尊大壘其樂應鐘其舞敔舞其鼓靈鼓方氏曰陽始
於甲而物生陰極於辛而物成地雖以陰而成物然始

地事者存乎陽故社用甲以原其始天雖以陽而生物終天功者存乎陰故郊用辛以要其終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天地相須之義也周氏曰東方陽也甲者陽中之陽社用甲不用乙欲其以陽召陰也西方陰也辛者陰中之陰郊用辛不用庚欲其以陰召陽也以甲為用日之始則誤矣亡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者示天亡之也於北為牖使陰明而不使陽明也馬氏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郊外事也社內事也而郊用辛日之柔社用甲日之剛說者謂郊社至尊之祭不可同於內外大社達天地之氣示其有生物之功喪國之社不受天陽示其生物之功息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養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竹唯社丘乘共棗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為社云偽切乘時謹切共音恭棗音資盛音成

鄭氏曰中雷亦土神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為里畢作人則盡行非徒羨也丘十六井也四丘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孔氏曰社祭是神於地之道此句為下張本地載萬物者釋地所以得神之由天垂象者欲明地故引天為對地有其物天垂其象所謂在天

成象在地成形也財並在地出故為人所取人知四時
早晚皆倣日月星辰以為耕作之候是取法於天故尊
而祭之天子祭天是也地既為民所取財者故親而祭
之一切親地而與庶民共祭社是也卿大夫之家主祭
土神於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以土神生
財以養官與民故皆祭之示其為生養之本也社事祭
社事也單盡也里居也社既為國之本故祭社則合里
之家盡出也此唯每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田獵也畢
盡也作行也既人人得社福故祭社先為社獵則國中
之人盡行也丘乘者都鄙井田也九夫為井四井為邑

四邑為丘四丘為乘乘稷也稷曰明乘在器曰盛唯祭
社使丘乘共粢盛嚮說祭社用牲此明祭社用米也皇
氏曰天子諸侯祭社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
祭社則丘乘共之示民出力也國人畢作是報本丘乘
共粢盛是反始粢盛是社所生故云反始也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
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
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
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為焚云偽切卒
祖忽切鹽音艷

鄭氏曰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焚謂焚菜也

簡歷謂筭具陳列之也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祭社也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癸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八今云季春出火乃誓社記者誤也社或爲省流猶行也行田也鹽讀爲艷行田示之以禽使歆艷之觀其用命不也謂禽爲利者凡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失伍而獲猶爲犯命是求服其志不貪其得也孔氏曰仲春祭社之前田獵取禽以祭社祭社既用冲春用焚當在仲春記者以季春民始出火遂誤以天子諸侯用焚爲季春也焚謂焚燒除治宿草出火謂出陶冶之火案春秋火

出爲夏三月故左氏昭六年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用火故晉士文伯譏之若田獵之火則昆蟲蟄後得火田以至仲春也既焚之後簡選車馬及兵賦器械之屬歷其百人之卒五人之伍君親誓此士衆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所得之禽獸目以祭社故云親誓社或左或右或坐或起戒勅之以習軍旅君親自觀於習武變動之事教陣訖而行田禮驅禽於陣前以示士卒是流示之禽也利則禽也驅禽示之而歆艷之以小禽之利也於此之時觀其士卒犯命與不犯軍命者求欲服其士卒之志使進退依禮不欲貪其犯命苟得於禽言失伍得

利也孔氏曰因上蜡祭廣釋歲終蜡時之事周禮羅氏掌羅鳥鳥蜡則作羅襦謂細密之羅周禮不云掌獸此云獸者以其受貢獸故也四方諸侯有貢獻鳥獸者皆入屬大羅氏也使者著草笠而至王庭草笠是野人之服今歲終功成是由野人而得故重其事而尊其服詔亦告也客謂貢鳥獸使者羅氏先受貢畢使者臨去羅氏又以鹿與女致與使者宣天子之詔今使者反國以告戒其君故云詔客告也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此宣詔所告之言也言鹿是田獵所得之物女是亡國之女非每國輒與女鹿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爾瓜冬之瓜言

鄭氏曰

卷之二

致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黃者土之色百昌生於土而作終亦反於土而息冬則反於土之時也上爰稼穡者田夫之事故凡野夫皆黃冠草服謂草野之服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好去聲鄭氏曰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詩云彼鄙人士臺笠緇撮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皆言野人之服也詔客告者詔使者使歸以此告其君所以戒之華果祿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蒌而已戒諸侯以蓄藏蘊財

禽不免罰也其所為得禮故戰則克勝祭則受福方氏曰木氣終於辰故火順所生而見司燿於季春則出火焉水氣北於戌故火受所勝而沒司燿於季秋則納火焉聖人奉天時則為焚者特出火之事爾牧師凡田事贊焚萊是矣田獵之禮周官則行之於仲月而與此異幽詩月令則行之於季月而與此同此之所言亦泛記異代爾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則出火之田非為社也王制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則田固有不為社者矣夫社必先之以焚者蓋焚其宿草而後可田故也且社主陰陰主殺則為社而有田因田而習軍旅不亦宜乎

右記社祭地示之義凡一節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鋤詐切
耆巨夷切

方氏曰合而言曰大蜡分而言曰八蜡先畷也司畷也農也郵表畷也貓也虎也坊也水庸也曰大蜡八者之外皆其小也周官有伊耆氏以共杖咸蓋杖以扶老豈非以伊耆氏始為蜡以息老物故共杖咸者以是名官乎其所用者物之形今所索者物之靈故索而饗黨正謂國索鬼神而祭祀是矣凡物之種種固已離矣十

二月物合聚之時也先王因其合聚而合聚之以索饗
周氏曰歲十二月即夏之十二月乃建丑之月也蓋建
丑之月為蜡始可為息民之祭果周之十二月其得為
息民之祭乎鄭氏曰伊耆氏古天子號也索謂求索饗
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於民者神使之也祭之以報焉
造者配之也孔氏曰大者天子之蜡對諸侯為大天子
既有八神則諸侯之蜡未必八也明堂位土鼓韋籥伊
耆氏之樂禮運云禮之初始諸飲食蕡桴土鼓則伊耆
氏神農也以其初為田事故為蜡祭陳氏曰伊耆氏以
有功於耆老著後世以其官為姓周又以其姓名官先
儒為其始制鼓籥又始為蜡於是以為古王者之號然
古之制法者隸首造曆大禱作甲子倉頡造書豈皆古
王者哉果實古王者之號周人固應尊異而神之不宜
列於銜枚氏壺涿氏而名下士之官也張子曰八蜡先
畜一司畜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百種
八百種百穀之種也祭之以民食之重亦報其畜所成
舊說以昆蟲為八昆蟲是為害者不當祭

蜡之祭也主先畜而祭司畜也祭百種以報畜也饗農及
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
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

與水庸事也

種之勇切郵音尤畷貞劣切
貓音苗為云為切坊音房

司畜即百穀之神先畜者先代治畜之人若神農后稷
之類鄭氏曰農田畷也郵表畷謂田畷所以督約百姓
於井間之處也詩云為下國畷郵迎而祭之迎其神也
水庸溝也孔氏曰祭百種以報畜為下起文則農及郵
表畷禽獸等所以祭之者報其助畜之功使盡饗焉田
畷有功於民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畷者謂井畔
相連畷於此田畔相連畷之所造此郵舍田畷處焉禽
獸即下文貓虎之屬言禽獸則助田除害者皆悉包之
特云貓虎舉其除害甚者不忘恩而報之仁也有功必

郊特卷二十二

八十八

報之義也蜡祭仁義之至盡也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郭
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祭此坊與水庸之神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
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
之盡也

殺所界切

鄭氏曰土反其宅至歸其澤祝辭也辭同則祭同處可
知也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為害者也素
服衣裳皆素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孔氏曰土即坊也
宅安也工歸其安則不崩水即水庸水歸其壑謂不汎
溢昆蟲毋作謂不為災草苔柶木榛梗之屬當各生藪

澤之中不得生於良田害嘉穀也陳辭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知故特有辭也先嗇之屬有知故不假辭草木有辭則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草木徧地皆是不如坊與水庸之屬各指一物也案周禮籥章國祭蜡則歛鬲頌息老物以物老故素服物老將終故葛帶榛杖素服送終是仁恩葛帶榛杖示陰氣斷割故云仁之至義之盡也方氏曰水土昆蟲草木皆因其合聚之時以饗故祝辭言其時事如此素者送終之服而蜡亦送終之事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若喪也而實非喪故云喪殺也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移音異

鄭氏曰四方方有祭也其方穀不孰則不通於蜡使民謹於用財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歟收謂收歛積聚也黃衣黃冠而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孔氏曰曰天子蜡祭四方不同豐荒有異四方之內年穀不得和順成就則當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然

者欲使不孰之方萬民謹慎財物也有順成之方其蜡
之八神乃與諸方通祭以蜡祭豐饒皆醉飽酒食使民
歆羨也既蜡而收民息已先蜡後息民息民為臘與蜡
異也不興功謂不興農功田夫野夫也野夫著黃冠是
季秋後草色之服故息曰夫而服之也皇氏曰此一節
扱諸侯之國而為蜡祭以記其功當國不成則不為蜡
成則為蜡陸氏曰言記以不忘四方百物之功方氏曰
記四方者記四方之豐凶也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記其
凶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記其豐也蜡乃合聚之祭故
因其合聚而收之也物既收則民亦息功者民力之所

天子唯樹瓜與果菰供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種
與民爭利令使者歸告其君也劉氏曰瓜及果菰時鮮
之物不可以自遠而致不可以收斂而藏天子乃樹植
之所以貴時新供寢廟非貪其利亦告諸侯毋廣樹植
務收斂以奪民利也周氏曰羅氏作羅禱羅則鹿之
所以獲者禱則女之所衣者故致之以戒諸侯方氏曰
致鹿非實致鹿致所以獲鹿之物爾致女非實致女致
所以飾女之物爾作羅禱者以此致鹿以戒好田致女
以戒好女羅氏戒好田而又戒好女者以其皆陰事也
周官甸師其野果菰先儒謂果桃李之屬菰瓜瓠之屬

蓋果即華之成實菰即瓜之總名彼言果菰此言瓜華
互相備也歛秋事藏冬事瓜華之種特可供斯須之末
非足待久長之用而天子樹之以示不與民爭利焉

右記蜡祭百示之義凡一節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爛祭用氣也爛夕康切

鄭氏曰尚謂先薦之孔氏曰尚謂貴尚先薦者對合享
饋孰為先也血謂祭初以血詔神於室腥謂朝踐薦腥
肉於堂爛謂沈肉於湯次腥亦薦於堂以血腥爛三者
而祭並未孰是用氣也方氏曰血腥爛三者皆氣而已
未嘗致味故曰用氣然爛之氣不若腥之全腥之氣不
有茹毛飲血之意也

禮記特卷二十二

二十二

若血之幽故其序如此應氏曰虞氏近古祭未窮味猶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
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滌音狄闕音缺

鄭氏曰滌蕩猶搖動也孔氏曰帝王革異殷不尚氣而
尚聲謂先奏樂也不言夏或從虞也臭味未成謂未殺
牲也既尚聲故未殺牲先搖動樂聲以求神也闕止也
奏樂三徧止乃迎牲入殺之鬼神在天地之間故用樂
之音聲號呼告於天地之間庶神明聞之是求陽之義
也方氏曰尚聲自樂始也臭未成未用鬯也味未成未

牲也馬氏曰凡聲陽也人之死也鬼氣歸于天求諸陽以報其鬼也尚聲所以迎其鬼之來也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此舉其尚聲之時也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此舉其尚聲之意也應氏曰滌蕩者澡除洗雪於塵埃之境播散發越於虛無之中使無一毫之隔礙也聲音之號者以聲音而號召之若以言語而詔告之天地之間虛曠洞達無不響答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鄉炳如悅切羶如字舊音馨

郊特卷二十二

二十三

鄭氏曰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逆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既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蕭鄉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孔氏曰周變於殷故尚臭先求陰也臭謂鬯氣未殺牲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鬱鬱金草也鬯謂鬯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謂鬯也又擣鬱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用鬱鬯灌地是用臭氣求陰達於淵泉也以圭璋為瓚之柄瓚所以斟鬯也玉氣潔潤亦是尚臭周言用玉則殷不用圭瓚既灌然後迎牲者先求神後迎牲也先灌是先致氣於陰故云致陰氣蕭合黍稷後

求陽也取蕭草及牲脂膏合黍稷燒之此謂饋食時以
臭氣求陽達於牆屋也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薌皆明上
炳蕭之時節也既奠謂堂上事尸竟延尸戶內更從孰
始也於薦孰時祝先酌酒奠於鉶羹之南訖尸未入於
是取香蒿染以腸間脂合黍稷燒之於宮中此求陽之
義也陳氏曰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以形魄歸于地而
求諸陰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以魂氣歸于天而
求諸陽也君灌以圭夫人灌以璋君迎牲夫人奠盞言
既灌然後迎牲既奠然後炳蕭是迎牲奠盞皆在既灌
之後而炳蕭又在既奠之後灌求神之始也而炳蕭次
之迎牲奠盞事神之始也而獻薦次之求諸陰而事之
猶以為未又求諸陽焉羶腍骨之氣也薌黍稷之氣也
祭義設燔燎羶薌見以蕭光在朝事之節而朝事之初
有迎牲奠盞之禮祭義郊特牲之文雖殊其事一也蓋
迎牲而刲之則血毛告於室以示其幽全腍骨燔於堂
以達其臭氣而羹定之所詔又在其後不然不足謂之
尚臭鄭以祭義所言為朝事之炳蕭以特牲所言為饋
食之炳蕭澄曰陳氏說是也蓋既奠之奠乃夫人奠盞
之奠在朝事時而鄭誤引特牲士禮祝酌奠于鉶南之
奠以釋之鬱合鬯臭蕭合黍稷臭皆當臭字絕句鄭以

臭字屬下句者非方氏曰達淵泉以言其幽達牆屋以言其顯祭蕭以脾膏故言壇合蕭以黍稷故言薌馬氏曰人之死也形魄歸于地求諸幽以格其神灌以圭璋用玉器此舉其尚臭之意也既灌然後出迎牲致陰氣此舉其尚臭之時周氏曰灌雖陰中之陽而氣則下達是故謂之陰煙雖陽中之陰而氣則上達是故謂之陽陸氏曰鬱陰也鬯陽也蕭陰也黍稷陽也玉陰中之陽欲致陰氣非此不能出脂陽中之陰欲致陽氣非此不能降有虞尚氣殷尚聲周尚臭後王彌文氣日事也聲耳事也臭鼻事也味口事也周氏曰尚氣尚聲尚臭者

皆以宗廟之祭言之也至於天地之祭則天以升煙為主地以薦血為主百王所不易也所謂尚氣者凡血告於室腥爛薦於堂有虞氏則血與腥爛皆以為祭故為尚氣尚聲者先作樂以求諸陽所謂尚臭者先灌以求諸陰

凡祭慎諸此菟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鄭氏曰此其所以先後異也方氏曰魂者氣所主故曰魂氣魄者營於形故曰形魄生者在內故言氣於魂之卜營者在外故言形於魄之上人之生也受氣於天及

其死也魂氣復歸于天故求諸陽成形於地及其死也
形魄復歸于地故求諸陰先求諸陽則尚聲先求諸陰
則尚臭五聲五臭各有陰陽然聲以氣動而生故凡聲
皆陽也臭以氣留而生故凡臭皆陰也殷求陽周求陰
則知有虞氏之尚氣求諸陰陽之間一祭之內氣也聲
也臭也三者嘗兼用焉經言所尚者爾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
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

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祊百彭切
與音余

鄭氏曰詔祝坐尸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

布主席東面取牲腍骨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
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
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
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用牲於庭謂殺之時升首於
室謂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墉下尊首尚氣也直祭祝
于主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為也直正也祭
以孰為正也祭以孰為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爾索求
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於彼於此言
室與堂與尚庶幾也孔氏曰詔告也祝况也天子諸侯
朝事之時坐尸於堂戶西南面坐主在西方東面尸主

之前則薦用邊豆也祝乃取牲脾骨燎於爐炭入告神於室又出墮祭於主謂分減肝骨以祭主前當此時正乃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制割也謂割其肝而不相離今云詔祝于室是燎於爐炭入告於室也坐尸於堂者既灌之後尸出堂坐戶西而南面也上云詔祝于室次云用牲升首下云索祭以文次之故知直祭祝于主當薦孰之節薦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于主若儀禮少牢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是也索祭祝于祊者廣博求神非但在廟又求祭於祊也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祊註云門內平生待賓宴食之與祭同日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祊之于東方是也今此索祭是正祭日之祊禮器云為祊乎外以其稱外故注云明日繹祭此經不云外又下云昕之為言敬也相饗之也嘏大也毛血告幽全之物皆扱正祭之日明此祊亦正祭之日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此解正祭在廟門之時或設饌在室或設饌在堂不知神所在之處為於彼室乎為於此堂乎故兩處設饌也或諸遠人乎此解索祭為祊之時其神靈或遠離於人不在廟中祭于祊者庶幾求於

遠者與言於遠處求神也鄭注云至薦孰乃更筵主於室之奧者約少牢特牲饋食在奧時云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者以在奧東面以南為尊主尊故也南主既居南故尸來升席自北方也尸主各席故朝事延尸於戶外尸南面主席於東面是也鄭此注雖參禮記及少牢特牲而言之亦約漢時祭宗廟之禮故其事委曲也云謂之祊以於繹祭名也者以祊是廟門明日繹祭雖今日之正祭假以明日繹祭祊名同稱之曰祊也陸氏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謂制祭時當朝踐之節鄭氏謂詔祝于室朝事延尸于尸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臠膏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此殷禮也鄭氏以言周禮誤矣蓋殷人制肝周人制肺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先求諸陽故朝踐時取牲臠膏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若周人制肺雖在此時其取臠膏燎於爐炭自當饋食之節詔祝於室詔使入以詔神方是時灌事畢而朝事始矣是以詔祝坐尸當此節蓋神祿而後可以詔祝主設而後可以坐尸用牲於庭升肯於室謂割牲時當饋食之節羊人所謂割牲登其首是也直祭祝于主謂尸未入祝于主而已是之謂

直祭若少牢祝酌奠遂命佐食啓會主人西面祝祝曰
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尚饗當
此卽索祭祝于祊謂尸已出祝于祊而已是之謂索祭
若有司徹尸出于廟門卒養有司徹饋饌于室中西北
隅如饋之設當此節炳蕭求諸陽灌鬯求諸陰奏樂求
諸天地之間以為未也故詔祝于室坐尸於堂詔祝於
室求諸內也坐尸於堂求諸外也猶以為未也故用牲
於庭升首於室用牲於庭求諸下也升首於室求諸上
也又以為未也故直祭祝于主索祭祝於祊直祭祝於
上求諸近也索祭祝于祊求諸遠也方氏曰詔祝於室
卽血毛詔於室坐尸於堂卽羹定詔於堂用牲於庭卽
納牲詔於庭納之將以用焉故言用升首於室卽升首
報陽直祭祝于主凡室事是也索祭祝于祊凡門事是
也索卽求之不曰求而曰索者以神之散無不之也彼
此之間不過近人而已又疑神之遠人然不可舍是以
已求以祊在廟前之旁猶為遠故覆祭于祊尚曰求諸
遠者與廟門之旁豈實遠人乎故以尚言之

祊之為言倮也斝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
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

倮音訶斝音祈
相去聲嘏音嘏

鄭氏曰倮猶索也倮或為諒斝者尸有所俎也福者人

君嘏辭有富也或曰福也者備也直者訓所以升首祭也直或為植相謂詔侑也詔侑尸者欲使饗此饌也特牲饋食禮主人拜妥尸尸荅拜執奠祝饗主人受祭福曰嘏長大訓也尸或詁為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孔氏曰此訓祭祀所為之事案特牲少牢設饌後尸祭饌訖祝取牢心舌載于所俎設于饌北尸每食牲體反置于所俎是主人敬尸之俎也直正也言首為一體之正特牲饗尸特尸執釧南之奠祝設辭以饗之尸遂祭啐是相饗之也尸嘏主人欲使長久廣大也方氏曰倮強也索祭祝于祊於正祭之後而又索焉非強有力者不能如此首謂升首也首植而直支偶而曲故曰直也以其直故得特達以升於室焉相謂相尸也坐則有妥食則有侑入或逆之升或延之凡為此者心鄉之而欲神饗之也福而有嘏之義中庸言大德得祿壽得壽故長得祿故大故曰嘏長也大也尸神象也神隱而尸陳故曰尸陳也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

鄭氏曰幽謂血也純謂中外皆善氣主氣之所舍也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孔氏曰毛血謂祝初薦血毛於室

時也血告幽毛告全幽者言牲體肉裏美善全者言牲體外色完具血祭是堂上制祭後又薦血腥時也血是氣之所舍故云盛氣肺肝心並為氣之宅祭時先用之是貴之也三者非即氣故云氣之主也陸氏曰凡物內幽則血善外全則毛美幽非止血也全非止毛也以毛血告之而已

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腓骨燔燎并首報陽

也齊才細切腓音律骨也音聊燎凌弔切

鄭氏曰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也齊五齊也明水司烜所取於月之水也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腓骨腸

郊特牲二十二

二十一

間肱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也孔氏曰尸既坐綏祭之時祭黍稷兼肺而祭故云加肺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上又加明水之尊故云祭齊加明水也肺是五藏在內水屬北方皆陰類形魄歸地為陰以陰物祭之故云報陰也朝踐時祝取腓骨燎于爐炭入以告神於室出以綏於主前又升首於室至薦孰時祝更取腓骨及蕭與黍稷合燒之腓骨黍稷並是陽氣之物首是牲體亦是陽魂氣在天為陽以陽物祭之故云報陽也方氏曰黍稷地產皆陰類也燔燎之火則司烜氏所取於日者也首者陽之體升者陽之事皆陽類也上言祭下言

取互相備爾詩言取蕭祭脂同義前曰求此曰報何也
求主乎人之情報主乎物之理陸氏曰祭黍稷加肺少
牢所謂上佐食取黍稷下佐食取肺尸受同祭于豆是
也祭齊加明水即此所謂明水況齊貴新也鄭氏謂五
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則讀加為尚之誤也報陰當朝
踐之節報陽當饋食之節報陰用明水則報陽用明火
可知肺內而在上首外而在二

明水況齊貴新也凡況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
絜著此水也

況始
銳切

鄭氏曰況猶清也五齊濁沛之使清謂之況齊及取明

郊特卷二十二

三十二

水皆貴新也孔氏曰設明水及況齊貴新絜之義所以
況此齊以敬於鬼神故新絜之也方氏曰明水況齊即
上所言祭齊加明水況則和之也以齊之濁故加水之
清焉濁則故清則新故曰貴新也非特此而已若醴酒
況于清汁獻況于醴酒之類亦皆貴其新焉故曰凡況
新之也明水謂之明固以取之於月又由主人之絜誠
著見於此水蓋汙則暗絜則明也周氏曰周官司尊彝
之職謂鬱齊獻酌醴齊縮酌及盞齊況酌以五齊清濁
次之則泛齊與醴同用縮酌而緹齊沈齊與盞齊同用
況酌此言明水況齊蓋自盞而下三齊也況者以水而

和之解之也和解之則新矣陸氏曰齊盞齊也盞齊說酌由主人之潔著此水言苟主人不蠲雖取日月之氣不得為明也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

稽音啓

鄭氏曰割解牲體孔氏曰再拜稽首肉袒是恭敬之至極恭敬之至乃是服順於親也方氏曰袒則肉露故謂之肉袒所以致親割之勞以人君之尊而服勞如此所以為敬之至服屈服於神故曰敬之至也服也詩言勿剪勿拜而以拜為屈故曰拜服也拜下兩手而已稽首則首至地焉故曰稽首服之甚也首雖至地又未若肉袒之勞焉故曰肉袒服之盡也

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鄭氏曰孝孫孝子謂事祖禰曾孫某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祖以上稱曾孫而已相謂詔伯尸也嘉善也孔氏曰義宜也事祖禰宜孝是以義而稱孝孫孝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既有國家之尊不但祭祖禰而已更祭曾祖也已上唯稱曾孫言已是曾重之孫也熊氏曰祭稱孝孫對祖為言稱孝子對禰為言稱國家則兼諸侯

及大夫鄭注直云諸侯者略也庾氏曰賓主之禮相告以揖讓之節祭禮之禮則是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善故詔侑尸者不告尸以讓是其無所與讓也陸氏曰按少牢饋食曰孝孫某則祭稱孝子孝孫名今略之外事稱曾孫某故曰謂國家也據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方氏曰某名之也於曾孫曰某則孝孫孝子從可知矣

腥肆爛臠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肆

歷切臠而審切

鄭氏曰治肉而肆臠孰也孔氏曰肆剔也言祭或准腥

體或薦解剔或進湯沈或薦煮孰四種之薦豈知神適所饗耶正是主人自盡敬心求祭之心不一爾方氏曰凡牲解而生之之謂腥體而陳之之謂肆燔而未臠之謂爛孰而為殽之謂臠孰謂之臠若禾之臠也

舉學角詔安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學古雅切安它上聲

鄭氏曰安安坐也尸始入舉奠學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學諸侯奠角孔氏曰學角爵名也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于鉶南口入即席而

舉之詔告也尸始即席舉牛角之時未敢自安祝告主人拜尸使尸安坐是詔安尸也古夏時也夏立尸唯有飲食之時乃坐若無事則倚立由世質故爾尸是神象故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祝以傳達主人及神之辭令方氏曰羊先王之爵也天子用鳥角時王之爵也諸侯用馬將命於燕饗之間以交賓主者介也將命於祭祀之間以交神人者祝也禮運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陸氏曰凡祭祀灌獻用羊齊用醲酒用爵然則舉牛角詔安尸當灌獻之節安尸蓋在初入即席之時宜在裸前先儒謂在饋食時此讀儀禮之誤也蓋少牛特牲無朝踐饋獻故安尸在醲尸前若祭自裸始尸即席久矣不應至饋食始詔安尸尸是象而已其所謂神在彼不在此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醲酒浼于清汁獻浼于醲酒猶明清與醲酒于蕤澤之酒也醲側產切汁之十切獻注讀素何切又如字澤注音亦

鄭氏曰縮酌用茅謂沛醴齊以明酌也周禮曰醴齊縮酌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沛之以茅縮去滓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名曰明者事酒今之醴酒皆新成也酌酒斟也酒已沛則斟之以實尊彝昏禮曰酌玄酒三注于尊凡行酒亦為酌也醲酒浼于清謂沛醲酒以清酒

也醖酒益齊益齊差清和之清酒沛之而已沛益齊必和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汁獻況于醖酒者沛拒鬯以醖酒也獻讀當為莎拒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益齊摩津沛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不以三酒沛拒鬯者和鬯尊也猶若也澤讀為醖舊醖之酒謂昔酒也沛醴齊以明酌沛醖酒以清酒沛汁獻以醖酒天子諸侯之禮也天子諸侯禮發時人或聞此而不審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醖酒以舊醖之酒沛之就其所知以燒之也沛清酒以舊醖之酒者為其味厚腊毒也孔氏曰縮沛也酌是斟酌醴齊既濁沛而後可斟酌故云縮酌先用明酌和

此醴齊然後用茅沛之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三酒之中事酒尤濁五齊之內醴齊尤濁醖酒清於醴齊清酒又清於事酒故以事酒沛醴齊明謂事酒之一清明者也事酒謂為事而新作者醖是和醖醞釀之名即今卒造之酒故云皆新成也益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沛之不用茅也周禮云益齊況酌益齊既清作之必以清酒冬釀接夏而成故云久味相得也此記不言五齊獨舉醴益二齊者以司尊彝說時祭二齊三酒與鬱故記者釋之既以事酒沛醴齊清酒沛益齊則沛拒鬯亦應用三酒今乃用益齊者拒鬯尊故用五齊

沛之五齊卑故用三酒沛之也古禮廢止恐人不知沛
醴齊以明酌沛醖酒以清酒沛汁莎以醖酒之意故記
者云猶若今時明清醖酒沛于舊醱之酒也就今日所
知以曉古者難知之事明謂明酒清謂清酒醖酒謂盞
齊舊醱謂昔酒作記之時以昔酒和此三者而沛之也
舊醱之酒作雖久成比清酒為薄故用此沛清酒清酒
冬釀夏成其味厚也方氏曰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醴
齊縮酌盞齊況酌王氏謂縮酌以茅縮而後酌也況酌
以酒況而後酌也鬱齊不縮也獻之而已故曰獻酌此
言縮酌用茅即醴齊縮酌是也縮謂沛去滓也與盞縮
之縮同有所取則盞有所去則縮也酌謂酌取酒以獻
也必用茅者以茅之為物潔白順直也縮之則清而明
故曰明酌也盞齊曰醖酒盞以所造之器言醖以所酌
之器言汁獻況于醖酒即鬱齊獻酌是也以煮鬱金汁
和之故曰汁以獻之而不縮故曰獻汁言其物也獻言
其事也鬱齊用灌亦曰獻者以居九獻之首故通謂之
獻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裸醴齊必縮之者以其充濁
故必縮去其滓也醖酒不若醴齊之濁故以清酒況之
而已汁獻尤不若醴齊之濁故以醖酒況之而已況之
亦明矣然不若縮之為尤明故於用茅言明酌也齊酒

不止於此三者以裸事用鬱齊朝事用醴齊饋食用盎
齊尊彝之所實宗廟之所用常祀不過於此故指是言
之此皆古禮後世以舊澤之酒況清酒醎酒而明之其
理則同周氏曰醴齊與之齊濁故縮之所謂縮酌用茅
也縮之則差清差清則明是以謂之明酌也盎齊至沈
齊少清無待於縮以茅唯況之而已所謂醎酒況于清
者也汁獻之味薄於醎酒故以醎酒況之其猶醎酒之
味薄於清酒而以清酒況之也然言明水況齊則盎齊
而下況用明水而從其味之薄此言醎酒況于清則盎
齊而下必從其味之厚者何也用明水所以反本反本

所以致神道而用清酒所以趨時趨時所以致人道也

祭有所為有報為有由辟為

辟注讀為弭

鄭氏曰祈猶求也謂祈福祥求永貞也報謂若獲禾報
社由用也辟讀為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方氏曰欲彼
之有予也故有所以求之若噫嘻祈穀于上帝載芟祈
社稷之類是也因彼之有施也故有報以反之若豐年
秋冬報良耜秋報社稷之類是也慮彼之有來也故有
辟以去之若月令之磔攘開冰而用桃弧棘矢以辟去
不祥之類是也於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體或有因而
用之也然禮器言祭祀不祈彼之所言蓋為已爾此之

二十二子男二十四又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按禮邊與豆同是邊豆偶也鄉飲酒義豆數是年齒相次非正豆也

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鄭氏曰黃目黃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為上也孔氏曰黃彝以黃金縷其外以為目因取名也貯鬱鬯酒故云鬱氣祭祀時列之最在諸尊之上也黃是中方色日是氣之清明者酒在尊中而可斟酌示人君慮祭事必斟酌

盡於中也日在尊外而有清明示人君行祭必外盡清明潔淨也按明堂位云周以黃目是周所造也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鳥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於諸侯為上也方氏曰日之精水也其光火也水為體故其氣清火為用故其氣明玉藻言視容清明黃流在中而以瓚酌之酌於中也直達於外清明於外也澄曰六彝之次虎彝雉彝雞彝鳥彝罍彝黃彝黃彝乃六彝之最下者而在六尊之上故曰上尊鄭氏云於諸侯為上陸氏云尊先大彝先小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

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道爭居切

鄭氏曰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鸞茆菹麇鸞饋食之豆有葵菹羸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孔氏曰恒豆謂朝食及饋食恒常所薦之豆所盛之菹是水草和羹之氣若昌本茆菹是也其所盛之醢陸地所產之物若麋鸞麇鸞是也加豆謂祭未醑尸之後其菹陸地產生之物若葵菹豚拍之屬是也所盛之醢用水中之物若羸醢魚醢是也謂諸侯者以其與周禮天子豆物不同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鸞茆菹麇鸞

郊特卷二十二

四十一

與此同其非菹醢醢菁菹鹿鸞其非菹菁菹非水物與此異也天子饋食之豆有葵菹羸醢豚拍魚醢與諸侯不同其天子加豆有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落菹鴈醢筍菹魚醢芹菹與深蒲及落菹等非陸產兔醢與醢醢非水物與此異其籩豆所薦之物或水或土所生品類前唯言豆後連言籩者籩是配豆之物所盛亦有水上所生也所薦之物不敢用常褻美味貴其多有品類言物多而味不美也所以交接神明之義取恭敬質素非如人事飲食美味之道也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者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

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者時至切卷音哀如去聲樂音洛

孔氏曰祭祀薦羞質而無味不可者也衮冕路車尊嚴不可常乘服以為榮好也武是萬舞大武以示勇壯之容不可常娛樂也宗廟尊嚴肅敬不可寢處其中以自安宗廟之器共事神明不可因便以為私利方氏曰籩豆之實水土之品可食之以為禮而不可供者慾卷冕龍衮也路車大路也可陳之以為儀而不可資玩好武舞執干戚以為勇壯之容而非所以樂其情宗廟奉鬼

郊特卷二十二

四十一

神以示威靈之居而非所以安其身祭器不若燕器之和而便於用安樂者謂所安而樂之也若可者可好之類此言先王之薦可食而不可者則知後之所言玄酒明水與夫大羹皆不可者言路車可陳而不可好則知素車之乘亦不可好也言宗廟之器可用而不可使其利則知䟽布幕與夫蒲越橐鞞皆不可使其利也前總其畧後別其詳陸氏曰宗廟之威亦釋大武若言宗廟之威不應衍而字

祭大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后斷

也醴呼弓切
斷丁亂切

孔氏曰餘物皆人功和合為之鹽則天產自然故云貴
天產也煎煉治之也設之於醴醴之上故云尚割刀之
用必用鸞刀貴其聲和之義取其鸞鈴之聲宮商調和
而后斷割其肉也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
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橐鞞之尚明
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
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
者不可同於所安藝之甚也如是而后宜莞音官
越音活
橐音古

鄭氏曰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明

老切
文轉切
幾巨依切
乘去聲

鄭氏曰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明

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蒲越橐鞞藉神席也

明之者神明之也琢當為篆字之誤也幾謂漆飾沂鄂

也孔氏曰玄酒謂水也陳列酒尊之時明水在五齊之

上玄酒在三酒之上尊上其古故設尊在前罍人云疏

布罍八尊禮器云犧尊疏布罍是疏之尚也凡常所居

下莞上簟祭天則蒲越橐鞞之尚是神明矣雕謂刻鏤

言常車以丹漆雕飾之為沂鄂而祭天乘素車者尊其

樸素貴其質而已矣此一句包上酒醴以下諸事言祭

祀之時不重華飾唯質素而已以其交接神明不可同於尋常身所安襲之甚也尚質尚儉如是而後得交神明之義方氏曰夫味以淡為本感於鹹作於酸化於苦弱於甘變於辛玄酒明水則淡而無味故曰貴五味之本也黼作斧形其色則白與黑黻則兩巨相弗其色則黑與青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天地之文作於東南成於西南故也績五采所會繡五采所刺言文則章可知言繡則績可知是皆色之美者也布之精者升多而密粗者升少而疏女功之作始於粗久而後至於精故揚雄曰霧縠之組麗女工之蠹矣以疏布之尚故曰反女工之始也明之也者謂其潔著之也若玄酒明水之類莫非明之也於蒲越藁鞣言之者以其無餘義故也味之貴者莫如淡大羹則以淡為質而已物之美者莫如玉大圭則以玉為質而已素車之乘即前所謂乘素車是也尊無非貴也樸無非質也故下總而言之則曰貴其質而已前曰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此曰不可同於所安襲之甚樂猶有義焉襲則甚矣

右記祭禮所用器物之義凡一節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

孔氏曰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郊與配主皆特

牲社稷功及於人人賴其功故以大牢報祭其牲則黜色

○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孔氏曰天子巡狩至諸侯之國諸侯致膳於天子則用犢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禮則用大牢郊之特牲亦犢也鄭氏曰犢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孕任子也方氏曰尊者小而少卑者大而多故曰貴誠蓋誠在內而不在外天子牲孕弗食則諸侯容或食之祭帝弗用則社稷容或用焉馬氏曰郊者所以事昊天上帝社稷者所以

祀土穀之神天子之德比於天諸侯之德比於社稷周氏曰諸侯膳天子以特牲天子禮諸侯以大牢者但以貴誠為主蓋諸侯以事天者而事天子則足以崇其道天子以禮社稷者禮諸侯則足以責其功也誠者純一而未散者也牲孕則散矣故天子弗食而祭帝弗用也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

繁步干切

鄭氏曰此因上以少為貴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孔氏曰殷三路猶質對次路故稱先路每加以兩故次路五就禮器非加兩之差故鄭知為誤也陳氏曰禮器與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則同其言次路繁

纓五就七就則不同者先王之路降殺以兩反此而加多焉蓋亦以兩而已大路一就先路二就次路有五就七就者矣書言次路以兼革木二路則殷之次路五就七就庸豈一車耶鄭氏以七就為誤是過論

右記祭禮貴誠賤物等義凡三節

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孔氏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解郊血義血氣也夫孰食有味人道褻近事天宜極故用血是貴氣而不貴味也宗廟敬降於天故用腥腥稍近味社又降於宗廟故用爛爛又稍近味陳氏曰禮以全於天者為尤厚近於

天者為差厚以近於人者為差薄全於人者為尤薄血者全於天者也腥者近於天者也爛者近於人者也孰者全於人者也郊與大饗常重於三獻之禮豈非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哉方氏曰一獻孰則饗味矣非不敬也特不若血腥爛之為至爾

○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服脩而已矣

切煥

孔氏曰灌猶獻也謂諸侯來朝在廟中行三饗竟然後天子以鬱鬯酒灌之也鬱鬯是臭故云用臭也此亦明貴氣之禮諸侯行朝享及灌以後而天子饗燕食之上

公則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其行饗之時雖設大牢之饌先薦脰脩於筵前然後始設餘饌故云尚脰脩此亦明不饗味之義也鄭氏曰大饗饗諸侯亦不饗味也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重直龍以酢才各切

鄭氏曰言諸侯相享獻酢禮敵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為賓賓為苟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專猶單也孔氏曰此大饗謂諸侯相朝主君饗賓賓主俱是諸侯皆設三重之席而受酢三重席是諸侯禮二獻之

介謂諸侯遣卿來聘卿禮三獻其副既是大夫與卿為介謂之三獻之介大夫席再重此介雖是大夫今為介降一等祇令專席主君若受此介之酢爵雖應三重之席必徹去重席單席而受降諸侯之尊以就介之卑故也五等諸侯有九獻七獻五獻故五等諸侯之卿皆三獻也方氏曰禮器言諸侯之席三重兩君相見則其體相敵故其席如其數而不必增損焉至於它國之卿來聘而大夫為之介為位雖臣也命則君也名雖介也禮則客也其文雖殊其義則相敵故主君之受酢也降重席之尊而不與之異就專席之卑而必與之同也陳氏

曰周官天子之席不過三重諸侯之席止於二重則君之席三重者是殷制也蓋夏殷之文雖不及於周之盛而禮之數有多於周制則周於夏殷之席蓋益其文而損其數耳澄曰案大饗有三禮異名同大饗腥謂大禘先王先公也大饗尚服脩天子饗諸侯也大饗君三重席而酢諸侯相饗也饗先王先公謂之大者以大禘毀廟之主畢陳比時禘時祭止及親廟者則為大也饗諸侯謂之大者言天子饗元侯之禮盛比常時饗者老孤子卿大夫羣臣等則為大也諸侯相饗謂之大者言士君饗鄰國來朝之君比享鄰國來聘之大夫則為大也故三者皆名為大饗

右記祭禮貴氣賤味等義凡三節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禘當請為

祠食音嗣

孔氏曰饗謂春饗孤子禘謂春祭宗廟以其在陽時故有樂食謂秋食耆老嘗謂秋祭宗廟以其在陰時故無樂無樂為陰有樂為陽此陰陽之義也飲是清虛養陽氣食是體質養陰氣禘饗在春為陽食嘗在秋為陰禘

嘗同是追慕饗食同是賞功其事無殊故云一也飲養陽氣食養陰氣覆釋上文陽時為饗則有樂故知凡聲是陽也依禮三代無春禘之文周則春曰祠王制夏殷之禮春曰禴此篇所論夏殷禮也舉春見夏舉秋見冬若周則四時祭皆有樂故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秋嘗有樂也案王制夏后氏養老以饗禮則用春時有樂無秋食之禮殷人養老以食禮而秋時不作樂無春饗之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則養老春夏用饗禮秋冬用食禮四時皆用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春合舞秋合聲是秋時養老亦用

樂也陳氏曰食嘗無樂蓋非殷周之制周氏曰考於商頌周官則食嘗未有不用樂者豈非夏之制與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孔氏曰陽天也天以氣化故作樂象之樂以氣為化是樂由陽來也氣化謂五聲八音陰地也地以形生故制禮象之禮以形為教是禮由陰作也形教謂尊卑大小拜伏之事和猶合也得謂各得其所也禮樂由於天地天地和合則萬物得其所也澄曰此因上文凡聲陽也而言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

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
孔氏曰此論朝聘之賓及已之臣子有王事勞者設燕
饗之禮奏樂之節饗禮既亡今約大射及燕禮解之案
大射禮主人納賓賓是已之臣子又無王事之勞故賓
入不奏肆夏賓入及庭公升即席乃奏肆夏燕禮記云
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注云卿大夫有王事之
勞則奏此樂此云賓入大門謂朝聘既畢受燕饗之時
燕則大門是寢門也饗則大門是廟門也樂主和易今
奏此肆夏之樂者示主人和易嚴敬於賓也又案大射
禮賓至庭奏肆夏乃至主人獻賓賓受爵啐酒拜告旨
而樂闋賓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畢主人獻公乃奏
肆夏公飲卒爵而樂闋又燕禮記云賓拜酒主人答拜
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而樂闋是卒爵而樂
闋也此卒爵兼賓及主君也依大射禮主人受酢不作樂
若其饗時主君親獻賓賓親酢主君賓主俱作樂也孔子見
禮入門而縣興卒爵而樂闋屢數也數數歎美此禮善其和
易恭敬之義也奠酬而工升歌者案大射禮獻卿之後
大夫媵解於公所謂殊也公奠置此酬而未舉於時工
升歌也或可饗時至君親酬賓賓初奠酬薦東於時即
工升歌也大射與燕禮異燕禮歌鹿鳴合鄉樂凡合樂

降於升歌一等王饗燕元臣升歌三夏三夏即頌合樂
降一等即合大雅也元侯自相饗亦歌頌合大雅故燕
居兩君相見歌清廟是也侯伯子男相見既歌文王合
鹿鳴也準約元侯則天子饗燕侯伯子男亦歌文王合
鹿鳴也諸侯燕臣子歌鹿鳴合鄉樂燕禮是也其天子
燕在朝臣子鄭詩譜云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升歌合樂
所以異者案鄉飲酒禮及燕禮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
牡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奏
訖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
臺笙由儀間歌訖乃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下召南

鵲巢采蘋采蘋間者謂堂上堂下一歌一吹更遞而作
合者上下之樂並作此其所以異也歌者在上匏竹在
下解所以不升笙之義也歌是人聲可貴故升之在堂
匏竹可賤故在堂下然瑟亦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也
陳氏曰示易以敬者所謂示情也發德者所以示德也
匏竹在下所謂示事也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以禮
樂相示而已孔子之屢歎固不止於卒爵樂闋言卒爵
樂闋而繼之以屢歎者舉中以明上下也然哀公問言
入門而金作則不止於肆夏言升歌則止於清廟言下
管則主於象此言入門而奏則止於肆夏言升歌則不

止於清廟言匏竹則不止於象何也蓋哀公所言者大饗之禮此則兼燕禮而言之是以詳畧不同也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東帛加璧往德也別彼列切

鄭氏曰旅衆也邇近也鍾金也獻金為作器鍾其大者以金參居庭實之間示和也孔氏曰幣庭實也衆國貢獻幣物非止一方故云無方五方各殊所出有異所以分別土地所生之宜六服有遠近或嬪或貨所貢之屬各有期也龜以下即旅幣無方之事龜是靈知之物陳

之最在前陳金則次於龜後不謂之金而謂之鍾者貢金以供王之鑄器器莫大於鍾也金性柔和從時變革前龜後幣帛金廁居龜帛之中故云參之虎豹是威猛之獸今得其皮來列在庭表示君臣之德能服四方之威猛者也玉以表德今將玉加於東帛或錦繡黼黻之上是表往歸於德也謂主君有德而往歸之此一節明朝聘庭實之物

○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鄭氏曰不下堂見諸侯正君臣也夷王周康王之玄孫

之子也時微弱不敢自尊於諸侯孔氏曰案觀禮天子
負介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夷王下
堂見諸侯自此以下或有然者故云以下

○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
其室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彊而君殺之義也由二

桓始也

阼才路切

鄭氏曰天子無客禮君適臣升自阼階臣不敢有其室
明饗君非禮也大夫饗君由彊且富也孔氏曰春秋莊
二十一年鄭伯饗王于闕西辟則諸侯饗天子亂世非
正法臣既不敢為主不敢有其室大夫富彊專制召君

鄭氏特卷二十一

五十二

而饗之非禮也大夫彊盛則干國亂紀君能殺之是銷
絕惡源得其義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弟
桓公子也牙欲立慶父季友以君命醜之慶父弑二君
奔莒季友以賂求之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
不許乃縊案三桓之前齊有無知衛有州吁宋有長萬
皆以彊盛作亂被殺而云由三桓始者挾魯而言三桓
之後若襄仲季孫意如雖彊君不能殺挾時有能殺者
言之

○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
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

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

朝音潮覲大
盟切使去聲

鄭氏曰私覲是外交也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以君命聘則有私見孔氏曰朝覲謂君親往鄰國行朝覲之禮大夫為人之臣既無外交唯專一事君從君而行不敢貳心於它君所以不行私覲之禮案聘禮臣出使有私覲謂大夫受命執圭專使鄰國則可私覲所以申己之誠信也若從君而行不敢私覲所以致敬於己君也當周衰之後有臣從君而行設庭實私覲於亡國之庭作記者譏其與君無別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郊特卷 正

五十三

鄭氏曰庭燎之差公並五十侯伯子男皆二十百僭天子也肆夏僭諸侯也趙文子晉大夫名武孔氏曰庭中設火以照燎來朝之臣夜入者因名火為庭燎百者作百炬列於庭也天子百燎齊桓僭用後世襲之大射禮燕饗諸侯納賓奏肆夏文子亦奏之此謂納賓樂也周禮九夏王夏者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得用之其後夏卿大夫亦得用之故鄉飲酒客醉而出奏陔夏但非堂上正樂所用也陳氏曰齊桓公之僭以彊趙文子之僭以奢陸氏曰齊桓公賢諸侯也而僭天子如此則

餘諸侯可知趙文子賢大夫也而僭諸侯如此則餘大夫可知

右記祭禮有樂無樂等義凡七節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牲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取心音亥如切音陽

鄭氏曰宮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錫傳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牲大路殷天子禮孔氏曰天子宫縣諸侯唯軒縣今乃宮縣諸侯祭用時玉牲今用白牲諸侯擊石磬今擊玉磬諸侯得舞大武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諸侯合乘時王車今乃乘殷之大路並是僭禮明堂位

禮記卷之二十一

五十四

云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孟春乘大路祭統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皆天子禮樂特賜周公魯唯周公廟得用之若用於它廟及它國諸侯非二王之後祀受命之君而用之皆為僭也詩云鏤錫錫以金飾謂用金琢傳其盾背外高如龜背也

臺門而旅樹反玷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玉丁念切繡注

消音

鄭氏曰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反玷反爵之玷也恭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反爵

為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繡讀為綃綃繒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襮襮黼領也孔氏曰臺門者兩邊起土為臺臺上架木曰臺門樹立也玷以土為之中衣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以素為之繡黼為領丹朱為緣又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繡黼不得共為一物故以繡為綃謂於綃上刺黼文也案禮公之孤四命則爵弁自祭天子大夫四命亦當爵弁自祭則中衣得用素但不得繡黼為領丹朱為緣耳

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彊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

鄭氏曰言僭所由孔氏曰相貴以等謂臣下不畏懼於君而擅相尊貴以等列相覲以貨者大夫私相覲以貨賄不辟君也馬氏曰諸侯之僭由天子之微諸侯之見脅由大夫之彊也天下以勢利相尚不奪則不饜其所欲此天下之禮所以亂方氏曰微故見脅彊故取僭四者之言互相明耳相貴以等則爵不足以馭其貴相覲以貨則祿不足以馭其富相賂以利則予不足以馭其幸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以此三者為先三者苟失天下之禮由是亂矣貨指物利指事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

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鄭氏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廟三家見而僭焉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方氏曰諸侯有國而已故不敢祖天子大夫有家而已故不敢祖諸侯陸氏曰言不敢明非不得也故宋祖帝乙鄭祖厲王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鄭氏曰過之遠難法也二或為三孔氏曰天子繼世而立子孫以不肖滅亡見在子孫又無功德仍須存之所以為二代之後者猶尊尚其往昔之賢取其法象但代異時移今古不一若皆法象先代則不可盡行故所尊

之賢不過取二代而已若過之遠難為法也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鄭云一王之後命使郊天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則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通典唐天寶三恪二王後議曰一云二王之前更立二代之後為三恪此柝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及下車封夏殷之後通已用六代之樂一云二王之前但存一代通二王為三恪此柝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明王者所敬先王有二更封一代以備二恪存三恪者所敬之道不過於三以通三正梁崔靈恩云初說

為長何者禮記郊特牲云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又詩云二王之後來助祭又春秋公羊說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正以上皆無謂二王之後為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通備三恪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者謂上同黃帝堯舜下同夏殷為三恪也按二王三恪經無正文崔靈恩擬禮記陳武之封遂以為通存五代竊恐未安今按二代之後即謂之二王三代之後即謂之三恪且武王所封蓋以堯有則天之大人莫能名黃帝列序星辰正名百物自以功濟萬代師範百王故特封其後偶契三二之數非歷代通法故

記云尊賢不過二代示敬必由舊因取通已為三正也其二代之前第三代者雖遠難師法豈得不錄其後故亦存之示敬其道而已因謂之三恪故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足知無五代也況歷代至今皆以三代為三恪焉眉山孫氏曰立前代之後以統承先王者自古有此法也有虞氏之時棄為高辛之後故得祭天詩謂后稷肇祀是也丹朱為唐堯後作賓于虞書謂虞實在位是也至夏后時則丹朱商均之子孫皆為二王後湯為夏氏立後經傳雖不載然有商之興固當以禹之裔為二王後矣周則封微子於宋至封舜後於陳封東樓公

於杞亦必因成湯封舜禹之後於陳杞可以推知陸氏曰猶之言可以已也雖可已猶如此厚之至也雖厚又惡大過故不過二代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鄭氏曰寓寄也寄公之子非賢者世不足尊也寓或為託孔氏曰喪服傳云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或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為失地不臣者不敢以寄公為臣也方氏曰失地之君諸侯所以不臣之者以其嘗為南面之君故也然以失地則其賢不足尊也故古者不使之繼世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鄉去聲

馬氏曰君者兼天子諸侯而言也鄭氏曰答對也周氏曰天道降於南方故君之南鄉答天也陽即天也方氏曰君以陽明為德故南鄉答陽以鄉明也臣以陰順為德故北面答君以示順也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辟音避

方氏曰九拜以稽首為先首至地禮之隆也諸侯之上大夫陪臣而已以陪臣之卑而可以當拜禮之隆乎必有君道之尊乃可當此坊記大夫不稱君則大夫固無君道矣鄭氏曰辟君辟國君也孔氏曰諸侯則稽首於

天子大夫則稽首於諸侯家臣不稽首者非是尊敬此
家臣不令稽首以臣於國君已皆稽首今大夫之臣又
稽首於大夫之君是一國兩君故云以辟君也大大得
稽首於諸侯不辟天子者諸侯有大功德封畿外專有
其國故大夫得盡臣禮以事之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已也為云偽切

孔氏曰大夫有物獻君使人獻之不親來獻君有物賜
大夫大夫不面自來拜鄭氏曰不面拜者於外告小臣
小臣受以入也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方氏曰此
謂諸侯大夫諸侯雖有君道然亦天子之臣耳故於大

夫有相答之禮為獻弗親有賜不面拜非敢怠也慮煩
君之答已而已親則必面獻亦必拜其言互備也周氏
曰君有答於大夫尊賢也大夫不親獻不面拜貴貴也

右記祭禮之僭等義凡七節

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居音姬

孔氏曰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不樂不弔專一其心用以
祭祀猶恐為敬不足于時祭者致齋三日之中而二日
伐鼓使祭者情散意逸故譏而問之鄭氏曰居讀為姬
語之助也何居怪之也伐猶擊也齊者止樂而二日擊
鼓則是成一曰齊也陸氏曰此豈魯事歟不目言之諱

也方氏曰家語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蓋其事矣

○孔氏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矢之矣

鄭氏曰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朝市宜於市之東偏孔氏曰繹祭當於廟門外之西今乃於庫門內祊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方朝市當

於東方謂市內近東也今乃於市內西方三事皆違禮故言失之矣祊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室內求神堂上接尸一時之事二者同時也釋文云繹又祭也詩云繹賓尸也案儀禮有司徹是上大夫賓尸但於堂上獻尸獻侑全無室中之事天子諸侯繹在祭之明日於廟門外西室及堂而行禮上大夫儉尸與祭同日於廟堂之上而行禮也方氏曰祭之正日索祭謂之祊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陸氏曰祊在當日繹在明日鄭氏謂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非是然則繹在廟門外祊在廟門內而禮器曰為祊乎外者蓋祊

雖在內自堂視之亦外也

鄉人禘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

禘音傷

鄭氏曰禘彊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彊鬼也禘或為獻或為儺朝服立於阼神依人也孔氏曰鄉人驅逐彊鬼孔子恐廟神有驚恐身着朝服立于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馬氏曰儺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見於周官方相氏而其事見於月令之季秋聖人德合神明非俟於索室以去其不祥然必從鄉人之儺者不違衆以立異也葉氏曰儺有二名儺猶禳也以禦陰為義故文從難禘讀如陽禘猶禳也以抗陽為義故文從易此以存室神也故以禘為名鄭氏以為彊鬼之名誤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鄭氏曰何以聽何以射多其射容與樂節相應也孔氏

曰言何以能聽此樂節與射容相應何以能使射容與

樂節相應善其兩事相應鄭注射義云何以言其難也

馬氏曰射者其容體比於禮非難而其節比於樂為難

蓋射必以聲而后發發而不失其節此君子之所難也

以其節聽之在耳而得之於心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

其妙如此而非可以言喻故曰何以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鄭氏曰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孔
氏曰以其未能所以縣之長大不得不能不能則辭以
疾言以疾病而不能與初生縣弧之義相似也為士理
合能射不能則垂於為士之義

右記祭禮之失等義凡五節

